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 第十二回 離東島返國謁疆臣 入北洋督衙擒刺客

話說袁世凱既得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，這時正值與各國議和之後。各國鑑於團黨之亂，仍駐軍京津，防有再變。又將團黨起事地方，罰停科舉數年，各大臣亦無可如何。因京城既破，僥倖貽款贖回，如何敢與各國相抗？故差不多京中政局，也操諸外人之手。惟各國自此亦方針一變，因從前每多提倡要瓜分中國，到那時反說「保全中國」四個字，便各出外交手段，討好北京政府，望與北京政府親厚，好為索取權利起見。就中單表俄羅斯一國，更為周到，沒一點不向北京政府周旋。是以那時京中大員倒道俄國可靠，也有發再續聯俄之說的。

因爵相李鴻章在時，亦曾與俄羅斯訂立密約，道是清俄聯盟，俄人遂乘機把勢力佈滿東三省。本來這時看見俄人舉動，自應有悔心，惟俄人把一片言說，稱從前在滿洲布設勢力，只是不得已，為對付那一國起見，並無他意。又說這會欲助中國自強，又說要扶中國什麼維新，種種甘言弄得北京政府裡頭神魂顛倒，大半是信俄羅斯真正可靠的。所以自京內至各省，都贊成聯俄之說居多，更有些提議派大員使俄訂立盟約。時俄使在京，更天天在總理衙門陳說清俄聯盟之利，催促北京政府速派訂議盟約專使。自京中傳出消息，駐京各使沒一個不知道此事，也有電告本國政府的，也有運動清俄聯盟解散的，鬧成一片。因各國正思索取中國權利，恐一旦被俄羅斯全數先得了便宜，自然不大滿意，故各國當時十分注意此事。

及此點消息傳到北京，就引出一個拒俄的義勇隊出來。究竟什麼喚做義勇隊呢？因當時遊學之風漸盛，都知道從前在中國所讀的書無濟於用，也轉向外國求專門的實學。是以當時在日本留學的，已有萬來人，個個倒知得列強大勢，像俄國是靠不住的，都不主張聯俄之議；又因當時俄人把勢力佈滿於滿洲，大有踞地要求之勢。所以北京政府裡頭，才發這個聯俄思想，實是巴結俄人，求他體諒的意思。故留東學生無不憤怒，就給這個團體，喚做義勇隊，要來拒俄的。

不想自義勇隊成立之後，竟觸了清國官場所忌。因官場裡頭既有多數是贊成聯俄，所以連清國駐日本的公使，也以拒俄義勇隊為大大不然，又沒有法子解散他，就發了個離奇思想：

分頭打電與北京及南北洋，道那些義勇隊只以拒俄為名，實則革命為實，這等語。那時北京及南北洋的官場，接得駐日公使的電報，倒驚慌起來，因駐日公使電文中，更說那些義勇隊，不久派人回國運動起事，借拒俄之名，好購運軍火。故北京政府一發慌張，即電致南北洋各督撫，認真防察。惟東京學生凡人義勇隊的，也源源不絕，任國內官場說他什麼革命不革命，也總置之不理，惟趕緊辦事，好組織完備，一面發電入京，主張拒俄。

看來這個義勇隊，若問有什麼效果倒也難說，只當時這民氣實在可嘉。那日聽得駐日公使電致國內政府，有名為拒俄，實圖革命之語，並聞國內政府，已有電致南北洋防察。聽了這點消息，就立時開個大會，要對付此事。大半也主張公舉代表，入北洋謁見袁世凱，好表明義勇隊的宗旨，兼陳聯俄的利害；就會中投票公舉，以得多數者即為代表。計當時得票多數的，第一是劉鐵升，其次就是湯榮健，都是江浙人。因他兩人，在留東學生會內是有點名望的，且又是發起組織義勇隊的一分子，所以就舉他兩人。

那時劉、湯二人見是投票舉了自己，也慨然不辭。以當時駐日中國公使前有電在前，說義勇隊是革命黨，已有消息，由政府知會南北洋各督撫防察，又不知袁世凱為人，平日宗旨怎樣，故此行是禍是福，仍不自知。那隊中人數約有二千名，沒一個不替劉、湯二人憂慮。惟劉、湯二人，一來已被舉，不宜推辭以示畏怯，並灰冷各人之心，二來縱是危險，其極至於一死，究竟為國死的，也留個芳名。因此便寄死生於度外，就擇日啟程。

到出發那一天，義勇隊中人又開個大會齊集，為劉、湯二人餞送，更有許多吟詠詩歌，以壯行色，也不能細表。劉、湯二人更登壇演說，道是自己此行，生死不計，總求與會諸君宗旨堅定，始終如一，勿畏謠言，自墮銳氣。演說時，那一種慷慨激昂之態，座中鼓掌，聲如雷動，無不感激。待劉、湯二人演說後下壇時，都一齊送至河乾，揭帽舉手作別，然後回去。

有旁人看著的，都道此學生很有點志氣，亦為歎服。

單說劉、湯二人，乘輪直望天津而來，一路水程，無話可表。那日到了天津，二人先投旅館住下，默念：「此次駐日清使既有電在前，說自己是革命黨，論起袁世凱的地位，正像俗語說官官相衛，他只有袒護駐日公使，斷沒有幫助自己的道理。

但此行盡要見他，且要速見。若在天津逗留過久，必被他思疑，反疑自己不知運動何事了。」二人相商，意見亦同，故甫把行李卸下，即懷了名刺，直往督署而來。

時袁世凱亦得有偵探報告，說稱劉、湯二人已出發來津，暗付：「他兩人正被人告他是革命黨，今忽然敢來相見，縱未知他兩人的學問何如，但他兩人的膽識，已是可敬。」正要待他來見時，看有何議論，不想中國官場陋習，凡要謁見大員的，都要向門上遞送封包，方為引進。那劉、湯二人如何肯行這賄賂之事？亦不懂得這個規例，故往見時竟被門上所阻，不替他傳進。

他兩人回來，即悟出這個原故，立即揮了一函，由郵政局遞到直督衙裡。函內大意，先訴說自己兩人求見不得，更力說「自己萬里歸來，只為著國家安危大事，大人本該效吐哺握髮之風，急於接見，何以堂堂兼析大吏，競不除去門閭焚索的積弊，實非意料所及」這等語。又道：「日前駐日公使，報稱我們是黨人。若大人信這等言語，願就鼎鑊之烹，不宜以不見了事。」

種種詞氣，反打動袁世凱心坎。那袁世凱見了此函，反為感動，即戒飭門閭，於他兩人來時，不要阻他。果然劉、湯二人次日復往，那門上含著一肚子氣，與他遞了名刺，即傳出一個「請」字。劉、湯二人即昂然直進。那袁世凱早在廳上等候，即迎進廳子裡，大家分坐。

袁世凱先說道：「兩位在東洋遊學，以現在國勢式微，人才乏用，正望學成歸國，好為國用。今兩位不惜荒廢上學時期，到來天津，究為著什麼事？」劉鐵升道：「學生們雖身在東洋，實心懷中國。因聽得有聯俄之事，故特來請謁，不付（揣）冒昧，有句話要對大人說。」袁世凱道：「你們見得聯俄之事，其利害究竟如何，不妨直說。」劉鐵升道：「大凡兩國聯盟，總須勢力相敵，方能有效。今俄強清弱，盡人皆知。俄人雖極意交歡，不過為籠絡之計，好賺取利權。我若信之，即與聯盟，正如引虎自衛。學生們正慮及此，故組織義勇隊拒俄，正為此意。究竟實行聯俄與否，請大人明言，以釋下懷。他日鄙人回東，亦好對同學細說，免各人懷慮。」袁世凱聽了，略為點首。

湯榮健又道：「一強一弱，既不能聯盟，況虎狼之俄，尤為難靠。鄙人去國萬里，不知真耗，乍聞風聲，由憂致懼。故任何等謠言欲陷鄙人，亦不惜冒險來謁大人。倘有聯俄之事，望大人奏阻，以免危亡，實為萬幸。」

袁世凱道：「你們的義勇隊，究竟預備作什麼用法呢？」

劉鐵升道：「學生早經說過了，此次俄人強在東三省地方，分佈勢力，以挾索利權。倘不得已，或致清俄決裂，我們義勇隊即回國，願為前驅。除此之外，義勇隊更無別意。」袁世凱道：

「很好，你們讀書外洋，還不忘中國，實令人欽敬。惟聯俄之事，不過官界裡頭，曾有人說及斯議，實則政府並無此意。且自問可以與人聯盟與否，難道不知？故敢決聯俄一說，必無實事，你們可以放心。至於俄人無理，目下只須平和以求轉圜。

中國處大敗之後，亦不容易與人宣戰。你們遊學外洋，既知關心祖國，自應奮力前途，學業有成，好歸救國。故吾敢勸一言，因諸位此次在外組織義勇隊的舉動，最為官場所不喜歡，且謂諸位名為拒俄，實圖革命。是兩位此來，亦甚危險。本部堂縱能體諒兩位，終不能掩別人之口。今本部堂已經說明，國家斷無聯俄之事，是兩位盡可放心。望兩位速返東洋，將本部堂苦衷，向義勇隊內諸人解釋，就將義勇隊速行解散。此後惟盡力於求學，他日卒業歸來，國家倚賴不淺。望兩位思之。」

劉、湯二人聽罷，覺袁世凱此言，實一片苦心，似不可過違其意。劉鐵升說道：「鄙人等組織義勇隊，原為拒俄而起，既無拒

俄之事，定當解散，不勞大人費心。」湯榮健道：「大人洞明列強大勢，聯俄之議料不主行，惟北京政府裡頭，只怕欲圖苟安，以聯俄為可靠。恐此議終未寢息。請大人具奏，陳明利害，力圖自強，勿以與強國聯盟為可靠。實國家萬幸。」

袁世凱聽罷，點頭稱是。

劉、湯二人，即欲興辭，袁世凱又留談一會，並設宴款待劉、湯二人。時劉、湯二人見袁世凱如此相待，不勝感激。劉鐵升更自忖道：「此次回國，因駐日公使報稱自己是革命，方以此行為一分危險。今袁世凱如此，實出意料之外。但他日返回東洋，有什麼憑據，可以令人見信是見過袁世凱呢？」想了一想，卻生一計道：「鄙人此來得大人剖心相告，又令回東後解散義勇隊，鄙人無不遵命。惟何以得；東洋諸人見信？恐反謂鄙人等回國一行，即變了初心。在鄙人被疑不足惜，恐於解散一層，反生阻力，是辜負今日大人的盛意了。故敢請大人發給一函，給鄙人攜返東洋，好勸同人解散。因苟得大人一封書，一來見得鄙人等確實見過大人，二來國家並非聯俄，此言確為大人所說的，見不是鄙人等說謊，較易令同人見信。不知大人以為然否？」

袁世凱聽到這裡，已知劉鐵升用意。但發一封書勸解出洋學生，亦未嘗不可，因此滿口應承。劉鐵升及湯榮健二人好不歡喜。少頃，置酒人席，袁世凱居然以客禮相待，讓劉、湯二人坐客位。二人正謙讓不已，後見袁世凱出於至誠，又被強不過，只得就座。袁世凱即坐了主位，隨舉杯相勸，席間談論時務。因那時袁世凱正在增練北洋陸軍洋操隊，軀劉鐵升、湯榮健都是個留日武備學生，不久卒業的，也向他兩人詢問東洋軍政。他兩人一問一答，口若懸河，袁世凱甚為敬服。卻道：「中國人才缺乏，正在需人而用，且自經過甲午、庚子兩場戰禍，一切軍隊遇著洋兵，即望風而潰。今兩位有此學問，他日學成卒業，學問必更為超卓，將來治軍，實是國家之幸。」劉、湯二人齊道：「鄙人只初習皮毛，不過既辱明問，聊以塞責，不圖大人過獎至此，實在慚愧慚愧。」袁世凱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你看鄙人僅練三兩鎮陸軍，尚須聘請外人來做顧問。若中國早見過外人軍法的，像兩位學得專門，何至惜才異地。今見兩位高論，更信專門實學是緊要的。若是不然，像從前在弓刀石頭裡挑取將官，或是因軍保舉營插個名字，得點門徑做到提鎮，就出來帶兵，也說是什麼宿將，怪不得甲午年間，一見陣戰，總不是外人敵手呢。故本部堂並不是過獎兩位，還望兩位不要自棄，須勉力前程才好。」二人聽了，更為感激。又向袁世凱詢問北洋現在練兵的情形，整整談到夜色迷濛，方才別去。行時，袁世凱又囑劉、湯兩人明日再來，二人唯唯應諾。

次日即不敢不往。不想袁世凱早已等候，先喚了一個新軍營中的統領到來，令帶劉、湯二人往看北洋的新軍，並說道：

「有什麼不完全，叫他兩人指示。」他兩人益發謙讓不敢當。

果然隨了那統兵官前去，把北洋新軍看了一會，然後回轉督衙裡，袁世凱再與談論陸軍一會而別。次日劉、湯二人，即辭返東洋而去。

因自駐日公使報稱義勇隊全是革命黨的作用，偏是義勇隊舉了代表人回國，那袁世凱不特不加罪他，還與他一力周旋，以殊禮相待，倒見得詫異。於是疑袁世凱立心不軌的，有疑袁世凱懷了異心，故先收物望的，不一而足。第一那些宗室中人，一來見袁世凱兵權在手，已自不妥；二來又見這會舉動，明明報稱是革命黨的人，反與之來往，更沒有不思疑的。袁世凱也統置諸不理，惟極力反對聯俄一說而已。

且說劉鐵升、湯榮健二人回到東洋，那時義勇隊中人，已先後接劉、湯二人的報告，知道見了袁世凱，又知道他搭那一號輪船回來。故俟輪船到東之日，即邀齊同人，假座酒樓，開個歡迎大會。即派多人到碼頭相接，一直迎到酒樓裡，大家出來握手為禮。一則以謠言盛興之日，方稱自己同人是革黨，劉、湯二人毅然前往，已屬可敬，又幸得劉、湯二人平安回來，自然歡喜。故劉、湯二人到座時，即一齊鼓掌，聲如雷動。隨請劉、湯二人將回國所辦的事項，登壇佈告與同人知道。然後次第演說，都是解釋袁世凱所稱並無聯俄之事而已。自此，義勇隊雖不十分解散，然不像從前憤激。

後來聯俄的風聲，亦漸寢息。其故不盡關於袁世凱不贊成，因聯俄之議，是王之春提倡最力的。那王之春是曾經使俄的人。

他在廣東藩司任內時，俄皇尚為太子，來游時，曾與王之春款洽。故王之春一力主張聯俄，以為可靠。奈國民中沒有一個贊成，反恨王之春入骨。就有一班人，組織做暗殺黨，要把議聯俄的人，盡數以暗殺對待。那時就有不分皂白，以為王之春提倡此議，其餘北京政府及北洋大臣，都主張實行此議的，便分頭去乾暗殺之事。所以王之春在上海金谷園酒樓，就有被萬福華行刺不成的事。後來把萬福華審訊，在租界監禁了十年。惟此時，自王之春遇了這一場事，就沒一個復敢提說聯俄的話。

這都是後話，不必細表。

單說當時那班做暗殺的，也不止要謀王之春一人，因為紛傳袁世凱亦是主張聯俄的人，就有一人喚做賈炳仁的，擔任謀刺袁世凱的事。因當日俄國虛無黨之風最盛，自此風流入中國，凡是尚游俠、輕性命的，都樂於此道。以為暗殺之舉，一來可以警惕專制的權臣，二來可以博自己的名譽。那萬福華、賈炳仁，就是這一輩。那日，賈炳仁取道直往北洋，滿意一到成功，不負此一走，不想事未乾出，竟在督署上房，被衙役窺出破綻，就不幸失手，也被拿去了。正是：

欲圖暗殺輕身去，轉被疏虞失手歸。